

## 似水流年

## 老师带我们抢收麦捆

麦收时节,我又想起了50多年前,在家乡上小学时抢收麦捆的一幕。

我的家乡是衡水武强县豆村乡南孙庄。那时,收麦全靠镰割手拔,抢收时间紧,难免有遗漏,小学生麦假里的任务是捡拾遗落的麦穗,做到颗粒归仓。

我们村当时有3个生产小队。根据大队安排,老师带着我们轮流为各小队拾麦穗,每天按捡到的小麦重量给我们记工分。

记得那天下午,我们背筐

挎篓,排着队、唱着歌,来到三队收获过的麦地里,正要干活,西边天际突然涌起大片黑云,快速向头顶压来。老师高文龙赶紧组织我们往回跑,经过二队的一块麦地时,老师停住了脚步。地里满是上午刚收下来的麦捆子,还没来得及往回运。老师指着地里的麦捆子说:“大雨就要来了,麦子淋透雨就糟蹋了,我们怎么办?”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:“背回去!”“同学们,好样的!上!”老师一声令下,我们就冲进地里。这时,一阵狂风吹过,噼里啪啦砸下了

大雨点。但我们一心只想着把麦子抢回去,任凭雨点打在身上。小同学往筐里装一捆,大同学装两捆,背起来飞快地跑向二队打麦场。快到打麦场时,二队社员正往麦地跑,看到高老师扛着麦捆,带着学生把麦子抢回来了,都很激动,直竖大拇指。队长让我们快去场屋避雨,但我们还是跟大人一起往返抢麦捆,直到全部抢回来。

晚上,村支书在大喇叭里表扬了我们,夸我们是“雷锋式的好学生,农民的好后代”。第

二天,我们去捡麦穗,胸脯格外挺,歌声格外响,口号格外亮,为我们从老天手里抢回二队的麦子感到自豪。到下午我们给三队拾麦穗时,二队队长还派人给我们挑来了两桶冰棍儿。我们吃了冰棍,干活更起劲了。

转眼50多年过去了,我们的生活已迈进小康,就连老少边穷地区都已经脱贫。但我想起当年抢收麦捆的一幕,仍然很激动。我依然认为:只有颗粒归仓,才不负农民的辛劳,才不负大自然的恩泽。

高鹏/文

## 那年我参加高考

我是1991年参加高考的,我就读的那所乡村中学每年只有为数不多的学生考取大学。一场预考下来,我们班只有十多人取得高考资格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们班的同学,无论是出早操,还是走在校园的大道上,都会成为令人瞩目的对象。学弟学妹们会把我们当成偶像,羡慕之情溢于言表。学校领导对我们也是关怀备至。记得有一天中午吃完饭,我们高三的几个男同学从食堂走出,恰好碰到了校长。我们与校长打招呼,平时一向不苟言笑的校长破例微笑着向我们颌首致意。突然,校长盯着我说:“这位学生脸

色苍白,气色不太好。马上就要高考了,一定要注意休息,注意营养啊!”说完还走到我身边,摸了摸我的头。

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,学生和老全全铆足了劲儿。那时,考学似乎是农村孩子的终极梦想,我们夜以继日地复习,学校要求晚上11点熄灯,我们就自己点蜡烛、点煤油灯,三五成群,彻夜鏖战,第二天自然是哈欠连天。不讲究效率,只知读死书。

那时的我们是多么无知与无奈啊!

我们的高考考点设在县中。高考前一天的下午,两辆大客车拉着疲惫的我们,以及各

人的被子、蚊帐和脸盆等生活用品,走向县城。我从未去过县城,高高的楼房,宽阔的街道,人来人往,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、有趣,某一刻,我恍惚了,思绪神游天外。冷不防,想到明天就要高考,我就像被绳子牵引着,又莫名地紧张起来。

县中既大又漂亮,让我们这些乡村学校的学生羡慕不已。我们住在学生宿舍里,自己打扫卫生,挂蚊帐,铺被子。夜里热,又不熟悉环境,半夜后,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,天就亮了。

那一年,我们班只有3人考取了大学。记得我是骑自行车到离家20多里的学校去取

高考成绩单的。回家的路上,我的心里空空的,头脑里也是一片空白,我强忍着泪水,晃悠悠地骑到家。一到家,我就躺在了床上。我不吃饭,也不起床。母亲好言好语相劝,父亲默默地吸烟……一个星期后,我和刚子他们就乘火车北上打工去了……

如今30多年过去了,我虽然未圆大学梦,生命中那段高考经历依然鲜活地印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无论成功还是失败,总有一些美好的事物等待着我们,唯有挺起胸膛继续前行,勤奋努力,才能描绘出美好的人生画卷。

李志杰/文

## 朝花夕拾

## 到生产车间劳动

1972年的四五月间,我在石家庄24中上高中。我们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,学校安排我们毕业班到石家庄第一制药厂(现在的石药集团)的生产车间劳动。我和几个男同学被分配在乙醚生产车间的包装组。

包装组的工作很繁重。我们跟着工人师傅将每天生产的装在玻璃瓶里的乙醚,10瓶一箱,收拢在小木箱子里,然后用铜锤子钉好钉子,再把小箱子挨个垛起来,最后把这些包装好的产品拉到库里,就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任务。

乙醚是一种麻醉药品,属于易燃易爆的危险品。当时车间里的灯泡、电气设备,都是防爆型的。工作台也都是木制的,防止铁器碰撞产生火星。为了安全生产,就连我们使用的锤子,也是铜的。

一个月的工厂劳动结束了。我们回到学校后的第一节语文课,就是写一篇作文,描写我们这一个月在工厂劳动的感受。

后来,教语文的孙老师在班里念了我的作文,并在作文本上写了如下评语:“描写你们和工人师傅一起在大雨中抢收垛在车间外的木箱子这一段,很生动。就是将生产车间描写得有点恐怖。”

王进军/文



## 图说往事

## 支农三夏留念



1968年6月,北京市五棵松一带还是城郊农村的麦地。我所在的部队驻地与五棵松生产队是近邻,拥军爱民活动开展得比较好。

正值麦收时节,我们利用施工和训练的间隙,到生产队帮助拔麦子。由于我们年轻力壮,都想为生产队多作点贡献,也为部队争光,所以干起活来又快又好,深受老乡们的夸赞。一次收工后,我和几位战友路过永定路永红照相馆时,让摄影师照了这张合影,并题写上“支农三夏留念”字样及年月日。每当看到这张照片,我就会想起当时军民融合的动人情景,心里免不了有几分激动。图后排右三为本文作者。

郭云民/文并供图

## 难忘六一说相声

1961年,我读小学三年级时,学校决定在六一儿童节那天举行文艺演出,要求各班级准备节目。

我们的班主任胡老师带领同学们排练了独唱、合唱、舞蹈等几个节目,接着又找到相声作品《一封错字连篇的信》,准备找两个同学演出。因为我朗读流利,会写作文,胡老师就让我跟另一个同学说这段相声。可我心里害怕登台演出,连忙拒绝。在胡老师的反复劝说下,我只好答应了。

胡老师马上找来另一个同学和我搭档,让我当“逗哏”,同学当“捧哏”。老师把相声作品交给我俩,让我们熟读成诵,然后指导我们语速、动作、表情等演出技巧,一连几天反复进行排练。

六一那天,我和同学们早早地来到会场。演出开始了,各班同学依次登台演出。台上一会儿欢歌曼舞,一

会儿乐器齐鸣,台下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终于轮到我们演出了,我站在台上一张桌子的右边,捧哏的同学站在桌子后边。我们刚一开口,台下马上鸦雀无声。这段相声的内容是: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,告诉他我在外婆家的所见所闻,但信中错别字连篇。比如:我在外婆家天天吃三顿饭,把“顿”写成了“吨”;晚上睡在外婆家的火炕上,把“炕”写成了“坑”;在外婆家读了一本书,书名是《水浒传》,其实是《水浒传》……后来,回到家后爸爸批评了我。我和捧哏的同学一唱一和,边说边做动作。每当说完一个情节,台下的观众就哈哈大笑,鼓掌喝彩。我们的演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。

这次说相声让我收获很大。从此,我在公共场合讲话不再怯场了。

朱家荣/文